

M 美味生活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在一所乡村小学教书，在那里我度过了最初的童年时光。

一栋废弃的教学楼成了教师宿舍，长而斑驳的走廊，分布在其两边的大教室就是我们吃饭睡觉的小天地。那个时候，每个老师会分配到一间小小的房子，走廊便是大家做饭的“公用厨房”。每家房屋门前都有一个火炉，下面用砖垫起，我想：这样垫高一方便炒菜的人不至于伤得太低，二来火炉里的煤渣和碳灰更方便大人们用火钩掏出。通常大人们会在火炉口的下方放一个竹编的撮箕，用火钩在火炉里掏，那些碳灰就像升腾起的蘑菇云，等到撮箕里面的碳灰装满了，大人们才会提着撮箕到学校操场边的垃圾场倾倒。火炉旁边放一张废旧的长方形课桌，那是切菜的案台，课桌的下方整齐有序地码放着一排排蜂窝煤。房间里用铁丝拉了一块长长的布帘，勉强作厨房与卧室的分界。一家人的生活便从这里开始。

清晨微亮的光线中，早早地飘来了母亲上课前准备的面条的清香；每天上下午放学后，走廊里就会响起此起彼伏的炒菜的油吱声、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大人小孩的说话声、进进出出的脚步声，俨然一部生活交响曲，简单悠长，共同演奏着一个时代的交响曲。

春日里，我在田埂边采摘的折耳根，母亲会将它调制成味道鲜美的凉拌小菜；夏季，父亲会带我到临江中学外面那片望不到边的荷花田采莲子、看荷花，教我到大自然中写生；秋天之时，虽

Z 真情人间

在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中，我始终铭记于心的是中学语文老师、班主任田老师。

扒开记忆的帘子，我看见田老师从遥远处疾步走来：一个头盖掠过几扇玻璃窗，人很快来到教室门口。他自然卷曲的粗硬黑发，像个蓬松的鸟窝倒扣在头顶；两条粗浓的眉毛，时而舒展，时而紧蹙，犹如绘画用的羊毛刷，刷出这张脸的微表情；双眼目光如炬，是温暖的路灯，也是“快准狠”的激光。他身上那件土黄色的皮衣在我们眼前晃了一个冬天，皮衣的袖口在饭桌、讲桌和黑板之间反复游走，渐渐变得跟驴皮一样油亮。衣袖下伸出的厚实大手，常年拿着一个保温杯。他按下杯盖，吹了吹，小吸几口，又盖上。

田老师很少划伤自己，他将大部分精力都用到了教学上。他训起学生来，只一个凌厉的眼神，就能唬住很多捣蛋的学生，手里那个“宽短厚”的蔗竹条子，更有尚方宝剑般的震慑力。所以，时隔二十几年，一提起田老师，有同学就会幽默地说：“一个字，‘凶’。”

可田老师很少“凶”我，我能记起的总是他笑眯眯的样子。那时，我瘦弱矮小，初中三年，座位从未变动过，稳居第一排。田老师每每走进教室，习惯性地放下茶杯，靠在讲桌旁，同我交谈。他眼里泛着慈爱的光芒，照耀着我这朵矮

R 人在旅途

中秋假日，我们组团到三汇口乡游览，耳闻目睹山乡的沧桑巨变。三汇口乡用“新思想”统领建设发展，到处是一幅幅壮美新画卷。

画在水间

“三溪汇一口、一关镇三地”。三汇口乡因峡阳河上游三条小溪汇聚而得名，乡里“杨柳关”因连“三县”和杨柳关红军战役遗址而得名神州。

进入三汇口乡，首先迎接我们的是“敞开怀抱”的三汇水库。车到水库边，一场秋雨后的阳光射在水面上，波光粼粼，水中鱼跳鸟嬉，荡起微波，云雾环绕的青山和幢幢民房倒映在水中，清晰可见，很是壮观，好一幅巨大的山清水秀画卷。水中微波由小到大，从近到远泛起无限“联想”和思绪。三汇口乡人民顾全大局，搬迁乡镇和淹没良田，水库建成后，在灌溉、发电、防洪、饮水、旅游等方面发挥了极大功效，多个乡镇受益，为持续发展赋能。三汇口乡还持续植树造林和退耕还林使荒山坡“绿装”，车穿行在路边林荫道上，犹如“穿林海”，现全乡森林覆盖率达70%，位居全区前列。

为防水土流失，保水源提水质，三汇口乡先后改建山坪塘40多口，饮水工程39处，实现了“主动脉”和“毛细血管”全覆盖。同时大力实施改厕、规范养殖、垃

厨房的记忆

■ 袁野

不见了荷花，但却收获着泥土里肥实的莲藕，餐桌上就会有母亲精心炖的莲藕骨头汤；冬寒来临，全家一起灌香肠，小孩子们围着盛满肉的盆子流着口水，瞅准大人们给香肠打结的空当儿，悄悄拿起一块肉，然后放在锅铲上面在火炉上烤得滋滋作响，不一会儿，那麻辣鲜香的烤肉味毫无拘束地在房间里飞舞、弥漫。小小的厨房里是四季轮回的平凡日子，是清贫时代万家灯火的朴素与现实的真实写照。食物的香气与家人其乐融融的欢声笑语让它充满沉静而从容的流光，让人回味无穷。

在我3岁的时候，父亲因工作调动回了县城，我便离开了那所乡村小学，进入到县城机关托儿所开始了启蒙教育。后来，父亲单位分配了一套三居室，我们有了自己独立的厨房。母亲还在镇上小学教书，父亲的财务工作很忙，总是加班，所以我和父亲的饮食生活基本上是交给他单位的食堂，只有到了周末母亲回来时，我们家的小厨房里才会飘满各种菜肴的香味，虽然那个年代的周末只有一天假，但对于母亲来说，骑着那辆永久牌26型的女式自行车和同事们一起行驶在乡村公路上，风尘仆仆的往家赶，在暮色低垂的黄昏，捻亮厨房鹅黄的灯，在厨房里烧制美味佳肴，全家一起用餐的快乐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幸福真正的滋味就在其中。厨房里暖暖的光泽，指引着每一个归来的人，那是家的方向。

随着社会的进步，家家户户上了天然气，结束了搬煤倒灰的历史，母亲也通过考试调入县城的小学教书。

一家三口，一日三餐，厨房里每天上演着平凡的烟火故事。厨房最热闹的时候，要数过年或者外地的亲戚回来探亲，母亲会大展厨艺，连平日里许久不用的煤炉也会搬出来，火炉上用慢火炖着鸡汤，天然气灶上一格一格的蒸笼里是各式各样的蒸菜，高压锅的气压阀转动得吱吱作响……那个年代，请客吃饭都是在家里。在母亲翻炒菜肴中，岁月就这样从指尖慢慢流淌……

直到三峡移民搬迁来了，旧县城被列为移民搬迁后，父亲单位在新城的土地规划也下来了，长江175米蓄水，迫在眉睫，父亲是新建小区单位员工代表，开始奔波在新县城和旧县城之间，等到新居的雏形出来后，我们全家迫不及待地跑到还堆满建筑材料的新房里参观一番。这时，我们从一家三口变成了一家五口，当还在读小学的女儿站在满是水泥地的客厅里问：厨房在哪呢？父亲告诉她：现在的厨房是开放式的了。后来，我们五个人为厨房是否安装推拉门各自发表意见，母亲和父亲觉得，这样敞开式的厨房，油烟势必弥漫全屋，我和女儿更觉得，厨房与客厅连通更“洋气”，最后老公发表了意见：厨房是母亲每天待得最多的地方，母亲觉得怎样好就怎样装修！

就这样，我们决定在厨房与客厅之间安装一面半透明落地玻璃门，厨房的地砖采用防滑，耐脏的优质地砖，灶台和橱柜采用整体式的橱柜设计。炉灶是智能的，洗碗机、微波炉、空气炸锅等各式五花八门的厨具，让厨房更像一个实验室。日子越过越好，我们对于食物

的要求不再拘泥于填饱肚子了，开始在烹饪上讲究健康饮食搭配。后来，我考取了国家级营养师证，经常对母亲说：饮食要清淡、少炒、少煎，尽量不吃油炸食品，宜清蒸和焗炖。母亲说：说得倒是好，你们一年到头在家吃过几次饭，厨房都快成摆设了。

是啊，现在工作节奏加快，我们经常加班，应酬占据了大量时间，与家人的团聚也只能过春节的时候较为充分。但因假期短，便在外面的餐厅里订上几桌，三亲六戚匆匆忙忙地仿佛完成某个仪式似地，吃完饭后就各奔东西。

疫情解封后，元旦前夕，好友荣邀请大家聚会。周末这天，大家早早地来到荣家，那一天，荣做了满满一桌珍馐美味，盛满了一杯又一杯陈年佳酿，大家兴奋备至，开怀畅饮，诉说着刚刚经历过的封控、隔离、核酸检测、打疫苗等那些渐渐渐远的话题。

那一刻，让我回想起遥远的童年时代，那个烧着煤炭炉，被煤烟、油烟呛得直流眼泪的年代，一大家子聚在一起，七大姑八大姨在简易的厨房忙活，表哥表弟们玩捉迷藏，那个纯粹而质朴的情感年代；那一刻，让我明白，不论厨房的陈设如何变迁，它都不仅仅是烹饪食物的物理空间，柴米油盐的琐碎，它永远撑起了每个人对家的眷恋，对亲人的思念，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光阴易逝，时光易老，厨房的炊烟却生生不息……

（作者系中国乡村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全融作家协会会员、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

“凶”老师和“乖”学生

■ 秋凡

小的“向日葵”。我那时成绩还算拔尖儿，每次月考成绩出来，若分数理想，田老师脸上的笑容就更灿烂了。他只觉得我乖巧可爱，万万没料到，班里第一个敢反抗他的学生竟然是我。

我家距高学校来回一个多小时，平时在校寄宿。有天中午，田老师突然要求1点40分全员到教室，他有事要宣告。恰好那天我因为回家拿生活费，未能及时到校。下午第一节课，田老师沉着脸走进来，叫我站起来，厉声斥道：“你为什么迟到了？”随后命令我站到教室外面。

背后一个同学小声提醒我，黎同学也迟到了。我于是理直气壮地反问道：“黎同学也迟到了，为什么他不站出来？”

见我顶嘴，田老师恼了，怒将黑板刷当“暗器”一样使用。我眼疾手快，一个躲闪，避开了他的“暗器”。他火冒三丈，接着又将讲台上的教科书扔过来，我再次成功躲闪。他怒气腾腾地冲到我面前，欲把我拖拽出去。我牢牢抓住课桌一角，委屈的眼泪夺眶而出，心想：“为什么就让我站出去，这不公平！”

拉扯中，田老师不小心将我的课桌推倒，课桌上的书本散落一地。我哭着跑出教室，跑到校门口，对着阻拦我的保安哭喊着说要回家。保安耐心劝导我说：“你有什么事，去找校长，不要回

家，回家也解决不了问题。”我跑到校长办公室转了一圈，没找到人，然后又回到教室。一回到教室，田老师就让我去教师办公室领训。

田老师让我写检讨书，说我态度恶劣、影响大坏，必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承认错误。随后，他又轻言细语地说：“想想之前我待你多好，你这样一闹，给班里恶劣的学生起了很不好的带头作用。像今天这么大的阵仗，换作是个男生，我早就几篾条抽上身了，这就是你要的公平对待？”在他的“软硬兼施”下，我最后还是写了一篇简短的检讨书。不过读它的时候，我要了一点小心机。晚上最后一节自习课上，同学们吵闹的声音很大，我突然跑到讲台中央，读起检讨书来，我的语速很快，声音很小。等同学们反应过来，我已经读完了。底下有男生起哄道：“没听见，重读、重读……”

好在田老师并没有让我重读，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蒙混过去了。

后来有一天，我背上起了红疙瘩，奇痒无比。我又抓又挠，不一会儿红疙瘩就遍布全身，难受极了，却不知所措。适逢田老师来宿舍查房，他了解我的情况后，立刻领我去校外诊所就医取药。

那时已经很晚，镇上的店铺差不多都关门了，我们跑了几家诊所都没人。

空旷的大街上，唯有几盏路灯还在营业。田老师在前面焦急地走着，昏黄的路灯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我乖顺地跟在后面，边走边挠。他提醒我：“不要挠了，再挠就挠破皮了，一会儿不好上药。”最后，他找到一个医生朋友，为我开门看病。见我用了药，情况略微好转，他才送我回学校宿舍。

在回宿舍途中，我为之前的倔强感到深深的惭愧，怯怯地向他道歉。田老师笑着说：“我以后还是会严格地要求你，你不要管别人怎么做，做好你自己就行了。”

夜色将田老师“凶”的外衣撕去，露出温柔的面底。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却抬头看见了满天的星星，一闪一闪地眨着眼睛。这让我想起，田老师走到讲台前，一边喝茶一边同我笑谈，眼里熠熠闪烁的喜悦亮光。

教师并不是什么神圣职业，他们也是一群普通人，有着常人的喜怒哀乐。一个“凶”老师遇到一个“不乖”的学生，必然有情绪失控的时刻，难能可贵的是，因为职责所在，他必须消化掉那些负面情绪，调整出最佳状态面向学生。当那些“不乖”的学生遭遇难题时，他仍会“摒弃前嫌”，设法帮忙解决。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田老师，一个很“凶”也很温柔的中学老师。

（作者系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

S 岁月放歌

这件事发生在我小学二年级。

那时候同学们会把废纸屑，统一扔在教室卫生角的一个竹筐里，等到积满一整筐时就由几个同学抬到土产公司卖掉，卖来的钱会一分不少地上交老师当班费。

那一次刚好轮到我和几个同学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学校的大门还开在环城公路边，我们学校到大街街头的土产公司经过锅厂外面的环城公路可直接到达。可年少不知疲倦的我们，总喜欢绕道南河坝，再穿过河岸居民房中间一条长长的巷子。

那天天空晴朗，我们几个人抬着一筐废纸在南河坝的沙滩上轻松前行。谈笑间不知谁说了一句，我们抬半天，这筐废纸也卖不到好多钱，不如在里面藏些石头多卖点钱，班费也多些。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一提议马上得到其他几个同学的附和。我们便兴冲冲地放下竹筐，就地捡了一些河坝的鹅卵石，用大纸张包裹得严严实实，然后分散地藏藏在竹筐底部。我们几个人反复检查了好几遍，确认把石头掩饰得天衣无缝了，才又抬起陡然间增加了不少重量的竹筐，朝着土产公司的方向大步走去。一路上我们都幻想着这一筐废纸换得的一叠厚厚钞票交给老师手里，老师满意赞许的笑容。

进土产公司大门前我们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相互看了一眼，说不紧张是假的。那个年代的小孩如我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那一拨，受到的教育纯粹而端正。那一刻我们都心虚得想打“退堂鼓”，可一想到这是为班集体作贡献，头脑一热就豁出去了。于是，我们几个故作镇静地将那满满一筐沉甸甸的废纸，稳稳当当地抬到土产公司的大称上面放好。当收货处吧台后面坐着的工作人员随意地瞄了一眼称出来的数字，又满是疑惑地转眼扫了我们几个一下，然后慢悠悠地起身，随手捡起一旁的长火钳，绕过吧台走到我们的竹筐前，用长火钳轻描淡写地在纸堆里翻了翻，那几个被我们自以为已经化为无形的鹅卵石就乖乖地显出了原形，跟着无所遁形的还有我们同学几个。现场的我们满脸通红，认罪伏法似地低下头，巴不得挖个地缝钻进去，可孙悟空怎么逃得过如来佛祖的手心？那工作人员坐回收银台后面，简单地询问了我们几句，然后不由分说地扣下了我们的竹筐。

我忘了那天我们几个人是怎样追悔莫及地回到学校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思来想去，最后还是硬着头皮，你一言我一语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汇报给了我们的班主任刘老师。我记得那天刘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了这样一段话：你们的出发点是为了班集体，可你们这样的行为是大错特错了，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角。你们想，大河没有水，小河怎么会有水？刘老师说着说着，眼眶开始慢慢泛红。

刘老师那席话，我当年不能完全理解，就像现在的孩子不能明白“社会主义”这个名称在我们那一代人心里崇高和神圣，更不能明白我们老师那代人对我们祖国的情感。那一天，我感觉自己站在“社会主义”墙角下面，是那样渺小和卑劣。

第二天，我们几个同学向那个土产公司的工作人员各递了一份保证书，又诚心地悔过一番，领回了空竹筐才算结束。

长大后每回跟人提起这事，他们总说我：你们傻啊，那么一筐纸屑能有多重？你们硬要放几个石头，谁看不出来？

是啊，我们早已过了自作聪明的年龄，同时也淡忘了一些原有的信仰、眷恋和热爱。我可至今依然深深记得，当年刘老师的教诲，她说的“大河没水了，小河怎么会有水？”的话。

每每回想起刘老师说话时颤抖的语调 and 发红的眼睛，我仿佛就能看到百川归海时的义无反顾和执迷不悔。

（作者系开州区作家协会会员）

X 心灵涟漪

退水后的汉丰湖

■ 陈进

汉丰湖一“瘦”，整个世界都上了岸。没有了清波抚岸的开场白，阳光要赶很远的路才能洒落水面。

我在湖边来来回回地追捕往事，可满眼葱葱茏茏的野草，让回忆找不到一点线索。

寻盛桥的镜子丢了后，他也变得有些不修边幅，赤着脚随意匍匐在草丛里。

游船以及游船里的笑声，都到了记忆之外。没有一丝痕迹，好像这里从来都不曾有过喧闹和繁华。

一田紧挨一田的荷叶也变了当初的模样，枯黄的叶，听着风声，固执地守着汉丰湖的体温。

因为怕了洪水，今年的汉丰湖提前“瘦”去，沿岸的柳树大概是在跟着伤感，在秋日里大把大把“掉发”。焦黄的思念，密密麻麻写了一地。

百日菊也累了，它们苦苦支撑着湖光山色最后的点睛之笔。一点点老去的容颜，渐渐变成岁月里灰暗的雕塑。

坚守，等待，以及数不尽的思念和憧憬，都在这个秋日里发酵。万幸在秋日时节，汉丰湖迎来了一群水鸟栖息越冬，大概它们跟我同一个心境，我们都在渴慕一种美好，一种叫做“现世安稳的幸福”。站在湖边，只希望湖能够如湖所愿，被季节环抱，幸福如期归来。

（作者系开州区汉丰第五小学教师）

山乡画卷

■ 谭德炳

圾和污水集中处理工程。秀水使“三农”的“命脉”通物，环保清静，山水和谐共生，山清水秀的画卷和美靓丽。

画在田地里

秋天，山乡“丰景”独好。在三汇口乡分水村、永乐村，一片片金黄色的稻田里，收割机在抢收压弯了腰的稻谷；“李”享三汇坡地上的果园里，村民们有说有笑地采摘翠冠梨和晚熟青脆李，路边排着一筐筐“金果”；远处的白杨村的果园里，兼种的南瓜“星罗棋布”，好似一盘“妙棋”……三汇口乡田地稀少，在“命脉”上大做文章，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坚持“荒山变绿、陡坡改梯，小田变大”，如在分水村、永乐村整治高标准农田1400亩。今年种植水稻、玉米分别达8800亩、700亩，发展果蔬3780亩。还在经营品种、模式上创新，充分发挥能人、专业户作用，承包、流转等多措并举，实行农、牧、果、蔬等齐头并进。在大力发展传统农业为主的基础上，大改过去“老三样”，种出“新花样”。如今，三汇口乡还新建了农副产品展销中心，将开州、开江、宣汉等地的土特产品卖到全国，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不断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画在笑脸上

行程中，我们遇到一家办喜事的，

人们穿着节日盛装。闻着“蒸子”发出的香味，主厨乐呵呵地说：“蒸蹄膀、头碗满满的，现在的日子就像这蒸子，真是蒸蒸日上，红红火火”。在集中安置的“西流古镇”和“青竹苑”，一中村民对我们说：“现在住得太巴适了，外看美观，里面实用，出门就开车，还有活动场所，安逸惨了！”在五保户集中居住点，老人们笑哈哈的请我们要到屋里看看，屋内干净整洁，家用物品齐全，吃穿住行都好，他们直夸党和政府的政策好，好想多活些岁数啊。所到之处，再也见不到低矮的茅草屋、砖石房，场镇上的楼房、商店、学校、医院、办公大楼焕然一新。有的村社区还配有文化、健身、卫生、餐饮、停车场等设施，不仅暖民心，还靓颜值，真不愧市级“美丽宜居乡村”。

车奔驰在公路上，一条乡村公路像一条条白色的“巨龙”在山间环绕。“梯坎”“黑路”（过去挑煤炭染黑的路）不见了踪影，“蜀道”不再难。“背、挑、抬”成为了历史。

如今，老百姓的脸上表露着满意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画在蓝天下

蓝天白云下的杨柳关，山高林密，鹰击长空。驱车顺着盘山公路到达山顶广场，广场里巨大的黄色大理石上

“杨柳关”三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1000多平方米的花岗石文化墙上，正面详细镌刻着红军激战杨柳关的战况，背面刻绘着三汇口乡的古往今来和振兴蓝图。广场上停放着各种前来“打卡”的车辆。沿着广场石板梯登上关口，一条条战壕在林中环绕，秋风将松柏吹得呼呼直响，似枪声、杀声回荡在山岗。

近年来，三汇口乡赓续红色基因，精心对杨柳关一带进行大规模整治打造，提档升级。在林中铺青石板步道1000米，建防护栏400米，整修多条战壕，立多块介绍“杨柳关红军战役遗址”标牌和指路牌；重立无名烈士墓，新建关口号亭、同心亭等。公路和步道将开州、开江、宣汉三地连在一起。如今的杨柳关，不仅见证了战时三地人民同心抗敌，支援红军的历史，还是川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联合地”，在党建、产业、综合、生态、环保、安全、防火等方面互通互融，实现“同聚心、共绘蓝图”。

三汇口乡不仅美如画，还有多情诗、丰收歌……山乡人民不忘走过的艰苦奋斗路，仍坚持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用“底色”+“特色”+“红色”+“彩色”，增“颜”提“质”，再绘山乡更多更美画卷。

（作者系农行开州支行退休干部）